

他常常問他的媽媽，『姑母呢？我的好姑母，爲什麼不來？』他媽媽說，『她住得遠咧！——有五十里路，走要走一天！』

是呀，他天天是同樣的想；——他想着他媽媽，想着他爸爸，想着他搖籃裏的弟弟，想着他姑母。他還想着那破塔中的一條蛇，他說『它的頭有斗一樣大，不知道他兩只眼睛，有多少大？』

他咬着指頭，想着想着，直想到天黑。他心中想的，是天天一樣；他眼中看見的，也是天天一樣。

他又聽見一聲聽慣的『哇——烏——！』他又看見那賣豆腐花的，把擔子歇在對面的荒場上。孩子們都不遊戲了，都圍起那擔子來，捧着碗吃。

他也問過媽媽，『我們爲什麼不喫豆腐花？』媽媽說，『他們是喫了就不再吃晚飯的了！』他想，他們真可憐阿！只吃那一小碗東西，不餓的麼？但是他很奇怪，他們爲什麼不餓？同時擔子上的小火爐，煎着醬油，把香風一陣陣送來，叫他分外的餓了！

天漸漸的暗了，他又看見五個看慣的木匠，依舊是背着斧頭鋸子，抽着黃烟走過。那個年紀最大的——他知道他名叫『老娘舅』——依舊是喝得滿面通紅，一跛一跛的走；一隻手裏，還攪着半瓶黃酒。

他看着看着，直看到遠遠的破塔，已漸漸的看不見了；那荒場上的豆腐花担子，也挑着走了。他於是和天天一樣，看見那邊街頭上，來了四個兵，都穿着紅邊馬褂；兩個拿着軍棍，兩個打着燈。後面是一個騎馬的兵官，戴着圓圓的眼鏡。

荒場上的小孩，遠遠的看見兵來，都說『夜了！』一下子就不見了！街頭躺着一隻黑狗，却跳了起來，緊跟着兵官的馬脚，汪汪的嗥！

他也說，『夜了！夜了！爸爸還回不來，我可要進去了！』他正要掩門，又看見一個女人，手裏提着幾條魚，從他面前走過。他掩上了門，在微光中摸索着說，『這是什麼人家的小孩的姑母阿！』

(一九二〇，六，二〇，倫敦。)

譯我默五首

語堂

譯詩中應偶然隨興而作。我所譯的我默詩却是零零碎碎這兒一篇那兒一篇的，覺得不可勉強，也無須勉強。若要把他一百零幾首全部譯出來，必定頂少一半是無聊的譯品——而且我實在沒有那個膽量。現選我譯的幾首刊登出來，希望能夠引起人家也將他們零零碎碎這兒一首那兒一首的譯文公佈出來，積漸可以得幾篇可以讀得

的我默譯文。但是我也希望這位我默先生不因此受新文人的這里一刀那里一刀，戕賊毀傷的不復留固有面目，終至於無形中被我們暗殺——那就我們的罪過重了。邇時恐怕雖然我們要取大白酬地負我默，我默或者因爲看見我們的妙文，早已立意不喝酒了。

再有一樣須聲明。這幾首所譯的有幾個地方未免放誕些，並不是什麼高明的模範譯，於忠實方面有顧不到之處，請大家不要効尤。也許說這簡直不是我默也可以，其實無論如何譯得好，也只是 Fitzgerald。要達意與忠實都做到，當『有待於來者』，於我只能放誕放誕而已，不是不想忠實，實是沒有法子。也許譯詩非放誕些不可。

七，(章數依第四板)

來，在這春日 and 風裏斟個滿大杯，把岸然道貌的空架子一齊都丟開。

『時光的鳥』已鼓翼前去了，而這鳥並沒有很長的路可以飛。

(Come, fill the cup, and in the fire of spring
Your Winter-garment of Repentance fling.
The Bird of Time has but a little way
To flutter—and the Bird is on the Wing.)

八，
不管你在巴比倫或在奈沙不，
不管你的杯是甜還是苦，

生命的花正在一瓣一瓣的往下兒落，
生命的酒正在一滴一滴的往外兒流。

Whether at Naishapur or Babylon,
Whether the cup with sweet or bitter run.

The Wine of Life keeps oozing drop by drop,

The Leaves of Life keep falling one by one.

十五，
無論是那些守財如命吝嗇的老太太，
或者是那些揮金似土慷慨的少奶奶，
都不能變成個甚麼香土堆，
瘞埋後還有人願意挖他出來。

And those who husbanded the Golden grain,
And those who flung it to the winds like rain
Alike to no such aureate earth are turn'
As, buried once, Men want dug up again.

十六，
世上的富貴榮華像霧化煙消，
或者一霎時果能如願了，
像沙漠骯髒血上的一點白雪，
燦爛了一刻一兩刻——完了。

The Worldly Hope men set their Hearts upon
Turns Ashes-or it prospers; and anon,
Like snow upon the Desert's dusty Face,
Lightning a little hour or two-is gone.

五十五

朋友們啊！你們都知道，
我這回續絃如何的熱鬧；
把老年不妊的理智離婚，
請那位葡萄小姐上喜轎。

You know, my Friends, with what a brave
Courage

I make a second marriage in my house,
Divorced old barren Reason from my Bed

And she took Daughter of the Vine to Spouse

你教我怎麼辦呢？ 衣萍

(前記) 近來病神經衰弱，不耐思想。

這一篇小玩意兒是我幾日來病
中消遣所作，寫成後也沒有神
氣去修改。字句的不妥之處，
當然很多。可是這裏面攔着有
人間真實的心，有真實的心的
人或者不致十分討厭這篇小東
西罷？

衣萍謹記

七月三十日
今天纔算好些了。這暑假裏，本來該多讀
些書，預備考女高師。那知道一病就是兩星
期！

早上，母親來糊糊塗塗地問了幾句：「好
了麼？可想吃什麼東西？叫王媽做去。」說着，

又出去到劉家去打牌去了。
唉！母親只顧打牌，阿姊也只顧出去飄
蕩，橫豎各人有各人的嗜好，各人有各人玩的
地方。

阿姊今天沒有來看我。大概我的病好了，
阿姊反不高興，也未可知。阿姊是希望我生病
的，並且還希望我……唉！

我只盼望我的愛人快來。叫王媽打電話到
前毛家灣去。他來時已經一點鐘了。他看見我
已經起牀，十分快活，走近前，摸摸我的額，
又拉着我的手，笑着說：「我說今兒定要全愈
了，怪不得昨晚做了一晚好夢，夢見和你到中
天去看電影。」說了，他便在我的額上親了一
個嘴。

我忽然覺得一陣心酸，眼淚便不由的滾下
來。他呆着了，說：「好好的，怎麼又哭了起
來？」我說：「愛人呀！倘若沒有你，我早就該
病死了！」「寶寶，不要哭了。」他用手帕揩乾
我的眼淚，用嘴唇緊緊的親着我的嘴唇。

我們倆擁抱了很多時。他走時，天已經晚
了。可愛的人兒！兩星期以來，他天天在烈日
底下奔跑，也夠累了。

我給他有什麼？給他接吻？給他擁抱？晚
上，躺在牀上想，漸漸覺得眼前又充滿了快樂
和光明。

七月三十一日

昨晚，我愛的走的時節，握着我的手說道：「再會，明天一定早些來。」今天他果然來的很早。他笑着問我，笑得極膩媚，說：「今天精神更好了些麼？」我答：「更好些了，謝謝你！」

呵，我每次看見我愛的笑容和黑眼仁，心裏就立刻快樂了。我們倆兒玩了半天，有時握着手，有時親着嘴，有時我坐在我愛人身上，他的手便到處亂摸了。我說：「好人兒，不要胡鬧，怪厭煩的。」他知道我身體還柔弱，所以也就停止他的顛狂了。

我愛的回去了，過了一刻，他家裏的僕人送了一隻雞兩個大西瓜來，阿姊看了看東西，說：「這些東西我們不要吃，請你帶回去罷！」僕人說：「不，一定不能帶轉去，帶轉去少爺要怪我的。」阿姊說：「我們不吃這些東西！你們爲什麼不先來問我們要喫什麼東西然後纔送呢？」我聽了這句無道理的話，忍不住氣沖上來了，我說：「阿姊！我從沒聽見過送東西給人家要先問問人家喜歡喫什麼！」阿姊把臉一沉，走進房去了。母親出來說：「大家不要吃，還是讓他帶回去罷！」我大聲地說：「誰不要喫！你們不喫！我喫！」我把雞和西瓜全拿到我房裏來了，母親還斷斷續續地在說：「西瓜……你也少喫些好。」我不理她。

我只希望我愛的不要知道今天這些事，他

的僕人也許不敢告訴他吧？否則，那可愛的青年又要氣得哭了。

狠心的阿姊和母親……我爲了她們暗暗的哭到半夜。

八月一日

天氣熱得荒，母親一早就出去打牌了。阿姊邀我到劉家去看打牌。我因爲我愛的要來，沒有同她去。

我只怕昨天的事吹到我愛耳中，他一定要生氣了。他只是不來！耳聽着壁上鐘擺的搭的搭的聲音，眼前蒼蠅亂飛，真叫人十分納悶！

我真忍不住了，便去打電話給他，電話號碼還沒有接上，我愛的却已經站在我的面前了，笑吟吟地。這時節許多感想都潮一般地湧起來，湧到我的心胸！迫得我要哭。我愛的坐在我的身邊，說：「又是她們欺負你麼？不要生氣，勇敢些罷！」我說，「要是父親還在，她們那裏敢這樣欺負我呀！」眼淚流滿我的臉上了。

晚上，阿姊回來了，帶了劉永紳同來，在廳上談話。我在房裏看報，聽見他們倆兒嘻嘻哈哈的談得十分快活。我在玻璃窗上偷瞧了一下，瞧見阿姊很輕浮地坐在劉家兒子的身邊，劉家兒子的右手伸在阿姊的懷裏……

咳！父親死後，我家竟弄到這步田地！真

是可嘆呀！我有點頭痛了。

八月二日

九點鐘的時候，我愛來了。他告訴我，昨夜和他的父親母親談話得很久。

「談些什麼呢？」我有點奇怪了。

「他們要我和你結婚。父親說：『還是結婚好，省得人家說閒話！』母親說：『不結婚，就是自由戀愛也是姘頭！』」

「你怎樣回答他們呢？」我問他。

「我說：『請你們不要干涉我和淑貞的婚姻問題。要是結了婚，你們有錢供給我和淑貞兩個人讀書留學麼？』他們都一聲不響了。後來我們便談旁的家務事。」

「你回答的很對！我們倆兒應該竭力反對形式的結婚！母親和阿姊正想我早點嫁，她們可多得我父親的遺產！我病的時節，阿姊很快活，母親也照樣的出去打牌。她們這種行爲簡直希望我快點死，你也看得出來罷。我現在下了決心了。她們要我嫁，我偏不嫁，看她們怎樣？今年進女高師去，女高師畢業同你到日本去。讀書用錢，她們敢不拿出來！你不看見阿姊麼？她那樣行爲，還說要獨身，還不是想得父親遺下來的錢？我們要奮鬥到底！」

「對的，你說的是！」我又抱在我愛的身上。

八月四日

今天精神好一點，上午預備了些代數幾何的功課。

我愛打電話來，說今天有事，不來看我了。

十一點的時候，劉永嬌來，阿姊陪她在廳上談天，我也去加入閒談。

「你弟弟對他未婚妻的事怎樣呢？」阿姊問。

「還是同從前一樣，不會好的。」永嬌答。

「你的父親母親怎樣辦呢？為什麼不把庚帖還女家？」

「我父親不肯，沒法子！」永嬌答。

「那真是討厭呀！」阿姊說。

「是的，真正討厭！」永嬌說。

阿姊這樣關心劉永紳的婚姻問題，已不止一次，我心裏要想笑，只是不好意思笑出聲。

晚上，我想明天到琉璃廠買些參考書，因到母親那裏去要錢。「你要錢，那麼，你的姊姊也要錢了。」母親說。

「我並不是要錢亂用，我是錢買書。」

「我前兒打牌，贏了十幾元，你姊姊不知道，現在給你五元罷。」說着，母親摸她的錢袋。

「我不要吃你私人的錢，買書錢儘可以向總賬裏拿，爲什麼要瞞着阿姊呢？難道她用錢不向總賬裏拿？——要你私人的錢？」

「我也無錢再供給你讀書了。你讀了幾年書夠了，何必再要讀上去呢？」

「我上半年在培華讀書的時節，你同阿姊不是都說畢業後可以讓我升學嗎？爲什麼現在又翻悔起來。無論怎樣，下半年我還要進女高師讀書！」我有點生氣了，大聲地說。

「下期一定不要讀書了。預備，預備，明年出嫁罷。」母親說，沉下臉來。

「你們要我快快出嫁，我偏偏不出嫁，到老不出嫁，看你們將我怎樣！」

母親不說話，躺到牀上，我便賭氣着回房了。

八月五，六日

昨晚在牀上哭了許久，也想了許久。

現代社會，是金錢的社會。金錢支配了政治，道德，法律；金錢支配了家庭；金錢也支配了父母，兄弟，姊妹間的種種關係。家庭間的許多籐葛，全是由金錢起來。

父親臨死時對我們說：「家中財產，三分之一給你們母親養老，其餘兩份，留給你們讀書。誰不願多讀書而早出嫁的，給她一二十畝地，五百現洋。誰願意讀書上進，服務社會，終身不嫁的，就得了我所餘的財產，隨她用於公共事業。」

父親的話是對的，他臨死不忘社會公益。他不希望他的女兒嫁人，只希望他的女兒做一

個上進的人，在社會上做點事。

地下的父親呀！你知道阿姊和母親現在的情景，你也要痛哭流涕的感嘆罷。

這兩天晚上，母親仍每晚到劉家打牌，阿姊也每晚跟了去。今天早餐的時節，阿姊對母親說：「劉永紳說，他們要搬家，我們西院有空房，搬到我家來同住也好。」母親笑了一笑，似表示贊成，因爲我在旁邊，所以沒有開口。

八月七日

我愛來了！他看見我，兩手便腰帶似的圍着我了。他把我抱在他的身上，他用嘴唇緊緊地靠着我的嘴唇。我的唾液流在他的嘴唇中，他的唾液流在我的嘴唇裏。呀！我們倆兒是何等愉快，何等幸福呀！

但是詐偽而險惡的母親，一面設法隔擋我和我的戀愛，一面謀奪我的財產。

人類的歷史，便是競爭的歷史。優勝劣敗，天演公例。我雖然是弱者，但我一定要和阿姊，母親奮鬥，不達到目的不止。

晚上，我對母親說：「你不給我錢買參考書，我考女高師要考不取了。」她聽了一聲不響，我正把話再說了一遍。她說：「你要多少錢呢？」我說：「我早已對你說過了。」她說：「我要睡覺了，下次再談罷。」我氣極了，我說：「我只和你說一句話，何必要下次再談

呢！你不肯給錢，也可老實說，何必假辭推托呢！」她假裝不聽見，回到房裏去了。

八月八日九日

母親和阿姊總凶惡地對着我。

我想預備書，也靜不下心來。我天天憂慮着，阿姊和母親只快希望我嫁出去。我偏偏不嫁，她們將怎樣對待我呢？我覺得害怕，不敢再想下去。

一切都是空虛，只要我在愛人嘴唇上所領受着的，在我心中所感覺着的那種燃燒的愛情，永遠存在，火不能燒散，水不能澆滅！

八月十日

我到母親房裏去，母親還沒有起牀，躺在床上看小說世界。母親說：「淑貞，有什麼事嗎？」我說：「沒有什麼事。我想請母親想想，你是阿姊的母親，也是我的母親。做母親的人要公平些。」母親聽了這話很怒，一句話也不說，把頭轉向牀裏去了。

我愛來，阿姊和母親臉上都現出厭惡的樣子。我愛玩了一會，很不快活地回去了。

我到院中立了一會，眼前迷漫着黑暗，我髣髴有個刺客扼着我的咽喉，心中抑悶而且發抖，迫得我狂流熱淚。裏面燈光一閃，王媽走了出來，我纔把憂鬱關在心裏，抹乾眼淚，走進房去。

八月十一日

昨晚睡得不很好，起來覺得頭昏，渾身鬆軟。

我對母親說：「我沒有裙子，阿姊的舊裙子也給我穿破了。我又沒有時新些的夏衫。你到現在還不給我做麼？」母親說：「等你姊做的時候你再做罷。」我說：「不行！」母親不理我，走進房去了。

我坐在大廳藤椅上想，越想越懊惱，午飯也沒有去吃。母親吃了飯，走出來說：「你為什麼不去吃飯呢？」我說：「唉！你話都不肯同我說了！」說着，我便流下淚來。母親說：「小孩子似的！吃飯去罷，裙子夏衫就替你做！」我愛的今天沒有來！

八月十二日

女高師招考日期快到了，我想預備去報名。母親正提着錢袋要走出去。我說：「母親，我想到女高師去報名了。我病後還沒有出過門，你給我些錢，讓我去報名，乘便買些做裙做衫子的材料。」母親說：「你不要再進女高師了罷。我也沒有錢給你讀書了。」我說：「我年紀小，沒有學問，非再讀書不可。沒有錢，——大陸銀行裏的存款拿來幹什麼？」母親說：「那是我和你姊姊養老用的。我們沒有死，你別想亂花！」說着，母親使凶糾糾地走出去了。

我想不到自己的母親嘴裏說出這樣的惡

話！回頭我躺在牀上，又想哭了。我也哭夠了罷，流淚是卑怯者的行爲，想到這裏，我便坐了起來。

我不讀書也不要緊，只是我不讀書，我愛的人兒還有錢在北京大學混畢業嗎？我活着便爲了他，我讀書也是爲了他呀！

我等愛來，他只是不來。三點鐘打過了，我聽見窗外的脚步声，開了房門一看，果然是他來了。他神色倉皇，臉孔像紅血一般。

我驚惶了，我抱住他，我問：「好人兒，你爲什麼這樣……？」我聞見他呼吸裏有酒氣，我說：「寶貝，你平常不喝酒的，今天爲什麼喝得……？」我悲哽住了。他說：「死是最快活的了！」呵，傷心呀！難過呀，我聽了他的話，如冷水澆背一般，渾身戰慄。我說：「我的心肝！要是我不好，你儘可離開我，不要想着橫路。你的前途要緊！我是到死也愛你的……」

我們抱着哭了半天。後來，他纔說，他父親逼着他要和我結婚，否則要替他另娶，昨晚罵他一晚……

外面有人聲，我們知道阿姊回來了，連忙止住眼淚。我愛也就匆匆忙忙地走了。阿姊進房來說：「今天劉家的藕真好吃呀！阿妹你病好了這許多天，爲什麼還不到劉家玩玩？」說着，她只是笑。我只得含糊的答她，她翻了一

會棹上的沉淪，也就走了。

我渾身發抖，我又發寒了罷。你教我怎麼辦呢？天呀！

一，三十日寫成

吠聲

川島

豈明先生：

真是歉然：看這篇通信的題目，似乎把您貶作吠兒君子了。還好，我不是借通信來罵人，也許差一點罷？若是要我來解題，便因為讀了您的茶話乙中的『回喪與買水』之後，我纔想寫信給您，這最小限度也是 Something like 吠聲了。

您記得嗎？紹興人常說『這人如煞神似的』這是來形容一種懶賴——不，潑——也不，好像是陳源先生這回和你們生氣時的那樣神氣的，可是紹興人所常說的『煞神』，大概是指出殯時和死者同來的那個。齊東野語中說，『人死以其年月干支推算離魂之日數，謂死之後，如其日數，其魂來復，謂之歸煞。』可是煞不惟是在人死才有，即婚禮中也有『花煞』的；陰陽家有辨八煞之說，以十二宮之第八宮爲八煞。這些東西都不是好惹的，就是親屬衝撞了他也不免遭殃。所以顏子推說，『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太平廣記載徐鼎臣的稽神錄，中有一條是：

『彭虎子少壯有膂力，常謂無鬼神。母死，俗巫戒之云：某日殃煞當回，重有所殺，宜出避之。合家細弱，悉出逃隱，虎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門入，至東西屋覓人不得，次入屋，向廬室中。虎子遑遽無計。牀頭見有一甕，便入其中；以板蓋頭。覺在板上有人問板下無人耶？母云無，相率而去。』

這該是煞神，然而虎子却處處覺得『有人』，要證實這記載，怕還得找舖保。可是煞神之不大好惹，於此可見一斑。和北方的朋友說起回煞來，他們都不大清楚。在紹興則除了陶氏之外，對於轉柩的儀式確都十分重視。陶氏之不轉柩，據說因為他們的祖宗陶天官曾吃過一隻雄煞，嗣後剩下那位煞太太不知是由於膽小還是傷心，便不再進陶氏之門了。陶天官的像正月裏掛在陶氏宗祠中，那臉的顏色；據見過的人說也和趙匡胤那樣的紅。要真是趙匡胤也吃過一隻，則二位皆已被難，而今應該沒有這回事了。但是您說趙匡胤所吃的也是煞老爺，莫非那位太太後來又贅了婿？可是她生成是寡婦的命，結果又被陶天官吃掉，而今形單影隻，子夜徘徊，脾氣也好的多。記得早年聽祖母說，從前轉柩時真來的凶，現在是差得遠了，這是一個明證。因為做了未亡人，無人爲她張膽，性格就會馴良，原也說不定的。

遜齋偶筆中說，『回殃之說，陰陽家云，至是日餘氣方散，觸之不祥。山右人尤忌，屆時親屬徒避。戊子三月，先大夫捐館。殯樂陽官舍之東堂。回殃日，做吳俗設祭其所，勿避也。黃昏，命掃除隸秉燭先行，不肖等方自喪次起立，忽聞東堂大聲善然，隸踉蹌自內擲出，燭俱滅。乃呼燈偕入，見堂前架簾兩植木。及架上兩窗俱仆地。兩植木上下鐵鋸截然齊斷。受釘處星星八點，俱不拔；雖利斧不能截也。』後來又說他的『世父都閩公，諱英』在宜興佃人家見過煞神。則不過『有物如家鷄』耳。

要是這隻家鷄竟能大聲善然，也足使區區談虎色變。是的，在紹興喪家當轉柩時，一定把灰倉碾平，等送柩後來查看灰上是否印着鷄爪似的足跡，因為柩神往往是從烟肉裏進來。大約狀如家鷄是對的；您所說的狀如流星，也許因爲如家鷄似的一隻，飛的很快，看來一團黑漆猶如流星了。我聽說這隻雞可以很快的飛，起於傾浴尸水之地，直入堂奧。那時在靈堂前坐着唸『受生經』的道士看時候快到，也必定彼此坐的要格外接近些，鬚鬚我還覺得他們的脊心一陣一陣地在冷。

依遜齋偶筆中說『仿吳俗』，這種儀式許不一定限於一隅，照吳字來說，韻則一定不會不知道。清朝吳伯樂的吾學錄中說此風北齊已有，

大概見了顏氏家訓中的記載而說，稽神錄是宋朝人做的，可見此風確乎古已有之，趙匡胤吃過這東西也難說。

至於買水，怕未必是紹興人骨頭硬的緣故。嶺南雜記云：『惠州人死未殮，親人至江澗望水號哭，投錢於水，汲而歸浴以殮。』照嶺外代答，則欽人也是這樣的。越俗去買水時，除投錢之外，還投鐵釘和別的，這許是以金屬來厭勝的意思。本來越俗人死後，便拜路頭懺與水懺，路頭懺所以引路，水懺所以超度亡人生前耗用水的罪孽。這和印度的風俗類似，不過印度人死後是火葬，所以祝火引路；可是水天 (Varuna) 也是為印度所重視的一種神，在立支吠陀中記着祝死神的歌中，有云死後可以遇着水天的話，說不定拜水懺是要在 Varuna 面前懺悔。

至於嶺外代答中說到邕州的故事，那更和印度阿利安人的喪儀相像了。

阿利安人死後，由死者親屬把尸身抬到火葬處。(兩歲以下的人並不火葬)，將尸身懸於樹枝，然後掃平了來人經過的足跡，使鬼魂不能尋跡回家作祟。要燒時便唸幾首立支吠陀中的詩。等禮畢，送葬者起身走後，不許回顧。(猶太人的風俗，其妻子要是回頭看了，便要

化作柱子(該是伏園所徵求的吧?)這和中國的該回顧是相反的)，一直走到河邊或是池邊，便下去洗澡，洗去不潔。洗完後大家圍坐在草地上講些故事，一直等到天上有了星纔回去，他們所講的都是關於人生修短的事。雖然洗過澡，死者的親屬還是被認為不潔的，一直要等這些焦骨頭盛在缸裏葬了之後，纔能恢復原狀。

印度人也很怕新死的鬼魂，我如要穿鑿，應該說與中國人對於回殃的觀念相似。大概人而為鬼，便是鐵面無私不認親不顧交情的了。印度傳說，方死後的魂，不能算鬼，是一個飄泊無定的孤魂，家人要零外供祀他——其實是媚他，因為怕他回來作祟。死後一年，纔能和鬼前輩為伍。那時，子孫們就舉行一種慶祝的典禮。中國的回殃，也許是怕這個飄泊無定的鬼魂回府來搗亂，觸之不祥；到了回殃的日期，所以在死者的臥室裏，在靈前，在灶前，都擺着上好的酒席，請他們來受用，也未嘗不是近人在太平湖請客的意思。不知您以為然否？

照我的附會，這種風俗，至少與婆羅門教，佛教，還有猶太的什麼教呢？都相關連。我還是自量一點不說下去好。讓陳援菴先生，

五一

紹原或者您來說吧。說到這裏，我自覺所說的也儘夠了。那末，照日用格式，該在此地向您請安。

川島敬上。

二月一日。

寫完後，又記起紹興『高調班』裏的一齣戲來，此時戲名與戲情都已忘却。所能依稀記得的是戲情大略似關於趙匡胤——只少是宋朝人與煞神的一個故事，然而花煞，髻佛什麼人嫁妹子，那花煞被某君看到大大的收拾了一場。這事您記得嗎？

川島又及。

代郵

師大的某君：

你的信已由新潮社轉到。我很願意容納你的意見。但我覺得你的原信可以不必再登了，因為我以為一件事到可以結束時就得結束，若然因你的一信而再惹出其他的是非來。恐怕倒違背了你的本意了。因此我非但不將你的信發表，而且不將它給你所說起的諸位明着。你就此可以看出我決不是個好事者。我想我這一句話，已將你這樣的一封長信完完全全的回覆了。此頌

進步

劉復

二月五日